

# 记忆中的城拐供销社

□ 段海燕 段海泉

时间回到1975年,父亲刚到供销社参加工作,开始是炊事员,八月十五负责烙月饼,后来相继做过保管、售货员、副主任、主任。当时农村物质条件匮乏,不像现在商品琳琅满目,应有尽有,城拐每户家里需要的东西要到供销社才能购买到。城拐供销社承载了几代人抹不去的回忆,回不去的情怀!

## 供销社的票证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,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发的一种购物凭证,有粮票、布票、线票等,商品都是凭票供应。农户是种什么吃什么,每年在完成上交国家的任务后,剩余的便是一家一年的口粮,以粗粮为基础;城市户口的按粗细粮比例供应。票证在那个年月,是非同小可的,并且品种繁多,使用时间不一,所以需要特别保管。爷爷和父亲就用为数不多的票证,维持着一家十

几口人的日常生活,让我们不至于挨饿受冻。

## 供销社的冰棍厂

小时候,每当夏天到来,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吃一根凉爽的小冰棍,那叫一个满足。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中午不睡觉,就在院里、村里转着玩。卖雪糕的叔叔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地吆喝着,用棉花毯子裹着冒着凉气的冰棍,一听到吆喝声,弟弟赶快去问大人要上钱,或跑到鸡窝拿个刚下的热乎乎的鸡蛋去换冰棍。回家后,四姑、二爹、五姑和我一人吸一口,然后弟弟拿着雪糕美滋滋地享用去了。就在这你一口我一口快乐生活中,我们都幸福地成长着。直到供销社成立了冰棍厂,约有60多平米的厂房,制冷设备、配间、水池、冰柜和多种冰棍,应有尽有。我和弟弟好奇地去看工厂,做冰棍的叔叔认识我们,每人送一



根,我们吃得那叫一个乐,直到把水棍含在嘴里得没味了还会舍不得扔掉。回到家和父亲一说,父亲拿了两毛钱让我买到冰棍,说明虽然是职工,但不能占公家便宜。现在市面上有好多新式雪糕,我还爱吃,但始终找不到小时候吃的冰棍的味道。

## 供销社的柜台

城拐供销社是青砖灰瓦的建筑,门上写着“昭君镇供销社”“发展经济、保障供给”的字样,中间是一条五角形,既气派又美观。大门东边是百货门市,门里是高高的柜台,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,应有尽有,有棉布、针织品、成衣、鞋帽、日用百货、学生用品、烟酒、副食品等等。大门往西是生产门市,有农药、化肥、柴油、农具农具配件、大小五金产品、土产土货、锅碗瓢盆、烟花爆竹等等,当时基本日用品都能在供销社买到。缝纫机、自行车、手表和高档布料、卡叽是分配商品。尤其到年底节前,需要排很长的队才能买到东西。柜台里售货员忙着取东西、打算盘、脱口说价,一窝窝地。我和母亲在柜台边挑各种缝衣线的纽扣时最为开心,想到母亲边做售货员边做裁缝,顺便给我缝制的毛衣配上亮晶晶的玻璃扣,穿在身上,那叫一个美呀!得!奶奶更是手里为教不完的裁缝,父亲上学的背的包上有奶奶“临行密密缝”的一颗慈母心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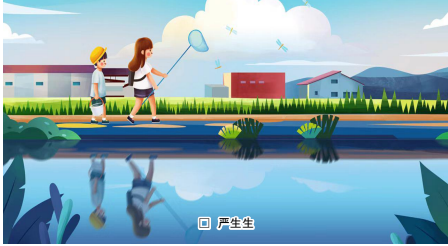
## 家里第一台电视机

1978年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随着土地承包到农户,加上父母亲都在供销社

上班,我家的收入日益增多。父亲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,村里的乡邻晚上都会到我家来看电视,屋里坐不下,父亲就搬到靠窗的院子里,接上天线,邻居们会提前吃完饭,搬着自家的板凳到我们家看电视。当时孩子们最爱看的是《花仙子》(蓝精灵),看一部动画片要回味好久一段时间,那时正播放《崔永元》,大家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,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故事情节。“万里长城永不倒,千里黄河水滔滔,江山秀丽,叠彩峰岭,要效法国家中心……”铿锵有力的歌曲,慷慨激昂的旋律,激励电视机前的我们要奋发图强、努力拼搏,做一个对社会、对国家有用的人。每天的《新闻联播》是爷爷最喜爱的节目,地里劳动一天,看会儿电视,瞬间觉得解乏舒坦。奶奶也爱看,虽然不认识字,但悟性极高,能听懂故事情节,还知道国家大事。

一年之后,村里的乡邻们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,陆续都买了电视机。

# 每个童年都有一只昆虫的陪伴



□ 尹永生

孩童时,我最好的伙伴、最亲密的朋友,不是小黑,也不是铁蛋,而是那些昆虫——蚂蚁、蜻蜓、蝴蝶、萤火虫,知道了。

如果和小黑打架,我就去找铁蛋;如果铁蛋不和我说话,我就去找那些昆虫一起玩。小黑和铁蛋是我的发小,蚂蚁、蜻蜓、蝴蝶、萤火虫,知道了……也是我的发小。这是我的秘密,今天我第一次说出来。

夏天,晒谷场上,父亲们在扬稻谷,空中飞舞着稻谷、碎稻草,还有干瘪的粽子,铺天盖地,但它们总归会落下来。可已经落下来了,为什么半空中还有好多稻谷在翻飞呀?你眼睛瞪大一点,就能看到,它们可不是稻谷,而是蜻蜓。那么多,仿佛全村的蜻蜓,连隔壁村的蜻蜓全飞来了。它们在飞舞的稻谷中穿梭,飞翔,忽高忽低。大人们说,它们是来捕食蚊子的。

晒谷场上的蚊子,四散逃避,其中一部分飞进村里,还钻进了我的蚊帐,总是在我熟睡时咬我的梦。

自从我知道蜻蜓是逮蚊子的,就有了一个大胆的念头——如果我的蚊帐里有几个蜻蜓,它们就能帮我干掉蚊子,让我安稳地睡觉和做梦了。于是我抓了几只蜻蜓放在蚊帐里,并按照铁蛋教我那招,为了防止蜻蜓飞走,我残忍地折断了它们的翅膀。然而,那些被囚禁且失去了翅膀的蜻蜓,对捕食完全失去了兴趣,它们痴痴地望着我的蚊帐上,一动不动,几天之后就死了。我真后悔将它们捉进蚊帐里,后悔后折断了它们的翅膀。

除了蜻蜓,我最爱的还有萤火虫。漆黑的夏夜,你看见田野里、家门口的草丛中,那一闪一闪亮着的就是萤火虫,它们是夏夜的眼睛。

我的小伙伴小黑,是我们当中识字最多的,他总能找到一本白天看不完、晚上接着看的书。可是,那时候乡村还没有电灯,小黑的爸爸舍不得点煤油灯让他看书,他就去捉萤火虫,将它们放在一个玻璃瓶里。

小黑说:“如果能捉到100只萤火虫,它们的亮光就能照亮书里的字了。”我们相信了他,帮他一起去捉萤火虫。其实萤火虫很笨,它们在黑夜中闪着光,暴露在我们面前,一伸手就捉住一只。当铁蛋抓到101只的时候,我们就停了下来。

我们看到小黑手中的玻璃瓶里面一闪一闪的,有无数个亮光,像抬头看到的星星。可惜,即使101只萤火虫的光,也不能照亮小黑手中那本书上的字。小黑不懊恼,他拿着那个装满萤火虫的瓶子去了村头的奶奶家。

铁蛋问它:“它们都照不亮你书上的字,能照亮我吗?”

小黑说:“照不亮。”

“那你还拿着那个破瓶子干什么?”我们都问。

小黑说:“让你们看见我啊。”

是的,你在黑暗隆隆的村里看见一团萤火虫在走动,那一定是小黑。

对一个乡村孩子来说,泥巴和昆虫就是最好的玩伴。我觉得,昆虫里最好的玩伴就是蚂蚁、铁蛋和他弟弟能跟一只蚂蚁玩上半天。他找来一棵小树桩,拦住地上一只蚂蚁的去路,蚂蚁绕开了,铁蛋又将小树桩移到蚂蚁的前面,这一回,蚂蚁没有绕开,它迟疑着爬上了小树桩。

这下,它可上了铁蛋的当!铁蛋飞快地捡起小树桩,悬在半空中。蚂蚁沿着树枝往前爬,四周看着,全是空空的悬崖,它一定以为这就是天路呀!它继续往前爬,爬到树枝末端,一看,是断头路;赶紧掉头往回爬,一看,还是断头路。

铁蛋每次都是等到蚂蚁爬到了头,快速伸手抓住蚂蚁的另一头。即便是天路也该有尽头啊,怎么一溜烟,两头都是断头路呢?可怪的蚂蚁彻底慌了神,它加快脚步在这截小树枝上来回地爬,慌张地爬,绝望地爬……铁蛋和他只有2岁的小弟弟,笑得前仰后合。

多年以后,我回乡下碰到铁蛋,跟他聊这件事,他已经一点也不记得了。我看见铁蛋的小孙子,正蹲在院子里,专心致志地玩着什么。我问他:“在玩什么呀?”他说:“蚂蚁。”铁蛋呵斥他:“蚂蚁有什么好玩的,地地那么脏!”说着,拿起一个玩具递给他:“玩你的玩具!”铁蛋的小孙子看了看玩具,继续蹲在地上,不肯起来。铁蛋摇摇头笑说:“这娃,那么多玩具不玩,来到乡下就爱玩蚂蚁,真是怪癖。”

可是他忘了,谁的童年还没有过一只蚂蚁或一只蜻蜓的陪伴呀?他忘了,梦想一旦有了翅膀,就能飞翔。

## 秋 天 到 了

久居在城市里,对于换季,总是不那么敏感。要是在故乡,杏花谢了,大约就是暮春;小麦要收,也就夏末秋初了;杀猪的季节,总在立冬以前。物候、乡俗的提示,使得季节感异常分明。

走在街道上,只是看到两旁的槐花细碎落在地上。噢,秋天到了。

一年中,几束回乡,在这样的换季当口,容易想到故乡的秋天。不是,是故乡的四季。也不是,是装在外四季里的乡人。也仍然不是,是与四季,乡人有关的一切……

于是便从记忆深处搜刮的一些片段,不知是思乡还是怀人。

## 歌 荫 凉

故乡达拉特旗沿黄河滩涂,皆是农区。春耕、夏耘、秋收,一年前三季,庄稼满地,田野葱郁,树木丰茂,流水潺潺,碧海沙滩漫来银川。在机械作业还没有完全推广开来的时候,播种、除草、收割、打场,都是人力所为,要费好多工,而且多数是顶着烈日劳作。只有有力气、不偷懒的勤快人,才能收获丰足。

有劳必有逸。天热的时候,劳作一阵子,在高大的植株遮挡下,凉凉凉,坐一会儿,喝口水,抽口烟,拉会儿话,身心爽快,再振作力。

中午收工回家,屋旁树下,先歇歇再说。人们或倚树扶柳,或折枝弄梢,或席地而坐,三三两两,陆续陆续聚拢,田头地角,畦高低低,水肥电价,出苗稀稠,桑麻人家心,稼穡及生计。

就近的人家端出酸米汤、苦茶汤、绿豆水,或者舀一瓢井凉水,咕嘟咕嘟喝一气,那是一个凉快。歌荫凉。

## 凉 喝 的

凉,喝凉的,但你不能说凉话——凉话者,外行话也。

叨拉好一阵子,女人回家做饭,男人擦擦磨盘,准备下午的工序。

歌荫凉,只是劳作间隙的短暂小憩,是人们就近的无组织短聚,只有老人可以随意歌歌荫凉。

有一种懒人,别人在田里干活,自己不时跑到植株荫蔽的地方偷懒,或者整日歌歌荫凉,东荫荫西在西荫荫,上午日头在东,荫凉地在西,下午日头在西,荫凉地在东。这样,就要惹怒仇讷了。人们说,夏天凉凉天一夏,冬天累累饿一冬,指的就是这种人。

坐在荫凉地,看到顶头的炎炎烈日,周遭的滚烫热浪,对比这份荫凉,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短暂享受。屋荫不若树荫凉,树于人,有多少恩惠。

荫凉地,是主题组会场,活计交流地儿。

歌荫凉,是一种身心休憩,是一场人情交流。

常逛荫凉地,是找钱。

天气地气人气在荫凉地上交集,大自然獎勵勤懒,在荫凉地可以看出端倪。

## 晒 阳 阳

入冬,天气还没有多少的时节,常常看到屋檐下,多晾下,有三五老者,或蹲或坐,双手插在袖管,仰头看天,眯眼对日,感受太阳的温暖。屋里空旷白纸条,团起来,不在意,吃完午饭或午饭,待在屋里也没有什么事,待在屋檐下,一是散心,二是靠天取暖,还可以拉话。

“咸丰五年,太原大旱,出右玉,走西口,人不叫地皮,地皮不叫地皮;”

## □ 张如

一早三不忙:庄稼一枝花,全靠粪当家;立了秋,不丢镰(蹲下,意谓闲着)。唠道的都是往事、农事、接地气的事。

有不爱说话话的,倚锄就睡了一,间有解手,一袋烟的功夫就一觉。饿了就吃,困了就睡,不痒痒地。

春磨、夏雨、秋谷、冬阳,就满足了。

有牙,嚼玉米棒子,没牙,喝稀粥,随顺自然。

他们不懂得,利用太阳能,要费多少周折。心态复杂,取用大自然的能源,就这样直接。

幸福福,只要囊有钱、仓有粟、腹有诗书,便是山中宰相;祈大年,无须服药,但愿身无病、心无忧、门无债主,即为地上神仙。

这些荫凉地下的神仙,腹中并非无诗书,但有一肚子农谚,一肚子朴实的道理。这些接地气的道理,除了运用在长寿,此外的功用是可以使他人长寿。

## 过 阴 天

在乡间,阴雨天,就不能下地干活了。阴雨天,又省了洒水灌漑的工,又得闲一天,真是天大的好事。

一是可以歇工,二是喜悦。那就找点乐子。找乐子,莫若喝酒。平常哪有功夫和心思。

抓大头:伙人,抓烟,纸条上写明十元、二十元、五十元不等,还有一张空白纸条,团起来,不在意,抓到五十元的,算大头,负责买烟酒肉菜,烧火打浆,端茶倒水,刷碗洗碗。这是一种。

另外一种,就是打平伙,伙人,

# 寻踪布日嘎色太沟

□ 李春果

布日嘎色太沟是达拉特旗十大孔兑(季节性河流)之一。也是其中最美丽的一条河。

布日嘎色太沟位于达拉特旗西北部,发源于杭锦旗塔拉沟乡梁上,向北流经达拉特旗呼沙梁乡及商安图沟,在丁洪湾与道喜台塔之间出沟口,经黄河冲积平原于中河西支家窑口入黄河。

布日嘎色太沟全长73.8公里,主要支沟有卜喇沟、库底沟、茶套沟、昌汉沟、纳林沟,流域面积550平方公里。布日嘎色太沟流域上游为丘陵

区,植被稀少,土质松散,易被冲刷;中游流经布齐沙梁;下游为黄河冲积平原,出沟口处有乌兰水库。

布日嘎色太沟大致为南北走向,横穿库布齐沙漠。整条河流弯曲,溪水潺潺。站在沙梁高处俯瞰,布日嘎色太沟就像一条随风吹动的哈达。由于常年的洪水冲击和风雨侵蚀,有的地方河边出现了悬崖绝壁,看上去无边无际,令人心旷神怡。

布日嘎色太沟流域上流为丘陵,常年栖息着一群野鸟,我们管它们叫做黑老鸹。它们成群结队地飞翔出

人,给沙漠增添了几分生机。

近日,我跟随徒步团队从恩格贝镇的官井村进入布日嘎色太沟。我们沿河北北,进入了红湾。一路上左右跨越,已经记不得趟过几次水沟,更数不清有多少汗水随着河水流淌。

潺潺的河水就是一种动听的声音,激励着我们的脚步。河水又毫不留情地冲垮并淹没着我们的脚窝。

河水里一串串、一簇簇,一片片绿色的嫩草在水流中摇曳,显得那么翡翠妖娆。

河水两侧沙漠边缘的绿草地上有很多种飞鸟在争芳夺艳,它们偶尔会到我头顶飞过,为我们壮烈鸟争鸣的内涵。对岸还有两只黑鹳在嫩草滩上徘徊,这里仿佛就是它们的天堂,其中一只在低头觅食,我迅速拉近手机镜头定格它美丽的身影像,留下一张模糊的照片。

对于徒步人来说,湿鞋不算什么。这就是一种阔野!我们在这里趟河,两边是沙漠,中间是一条河。我们从沙漠进入河流,又从河流走进沙漠。沙漠里还有多长的河,河那边还有几道沙坡?

有很多种飞鸟在争芳夺艳,它们偶尔会到我头顶飞过,为我们壮烈鸟争鸣的内涵。对岸还有两只黑鹳在嫩草滩上徘徊,这里仿佛就是它们的天堂,其中一只在低头觅食,我迅速拉近手机镜头定格它美丽的身影像,留下一张模糊的照片。

对于徒步人来说,湿鞋不算什么。这就是一种阔野!我们在这里趟河,两边是沙漠,中间是一条河。我们从沙漠进入河流,又从河流走进沙漠。沙漠里还有多长的河,河那边还有几道沙坡?